

石化「圍庄」帶出社會議題 唱作人林生祥 用音樂尋找光

「日常傢伙攞上車/駛着改裝三噸半, 姐仔陪共下/鄉親請汝等原諒/像魚仔頸水, 暫時我要出家鄉

阿媽阿姊佢等命真賤/不菸不酒肝硬化做仙/人指北邊煙囪管, 我毋敢論斷/只是細猴仔托夢緊噉/阿爸走, 阿爸緊走!

……」

台灣音樂創作人林生祥, 用這首客家話的《出, 不走》唱出西鄉陳財能先生的故事。石化工業的侵染下, 留下, 是惡病纏身; 走, 家鄉何歸?

曾奪得金曲獎多項大獎的生祥樂隊, 將台灣傳統音樂與搖滾相結合, 唱出對土地的關懷, 被英國樂壇權威雜誌《Folk Roots》公開推薦。日前, 生祥樂隊應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台灣月」之邀, 在中文大學作《圍庄 香港演唱會》, 將石化污染議題用歌聲表達出來。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生祥樂隊 攝影：劉振祥 山下民謠提供

林生祥出生在高雄美濃, 讀大學時就創立了「觀子音樂坑」樂隊並擔任吉他手兼主唱。

「我『國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羅大佑的歌詞, 覺得他的歌詞中帶有某種訊息。比如《鹿港小鎮》, 那『小鎮』就有打到我, 我家就住在美濃小鎮。歌裡寫『賣着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 我們家也有開雜貨店的, 那時我就想, 怎麼有人的歌詞把我們家的雜貨店寫進去呢? 或者即便他寫情歌, 也寫得很有詩意。後來我開始學吉他, 開始想要創作時, 心裡就想着我要書寫的歌詞內容就是那樣的, 我想要寫和大部分流行工業生產出來的歌曲不一樣的東西。」

關注社會議題

歌裡有身邊的故事, 有家鄉美濃, 有父母的生活。返鄉後, 他開始愈發關注家鄉的社會議題, 1999年, 由觀子音樂坑改組而成的交工樂隊所發表的第一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就是「反美濃水庫」為題。也因為反水庫運動, 林生祥結識了後來的老搭檔, 製作人兼作詞者鍾永豐。

「我們的家都在美濃, 背景有點像, 父母親都是長子長媳。70年代附近, 很多的農村青年人開始往城市移動, 大部分是長子接下家裡的農牧業。永豐的爸爸媽媽主要是種煙草, 我爸爸媽媽則

主要是養豬。」林生祥說, 鍾永豐大自己七歲, 90年代初回美濃做田野調查, 發現興建水庫對周圍環境帶來的影響, 於是開始參與反水庫運動。「我94年的時候, 大學三年級, 第一次辦作品發表會, 在學校售票, 就決定把收入給他們做反水庫的基金。」

鍾永豐的社會學背景加上林生祥的音樂探索, 兩人的搭配生長出獨特的樂隊風格。音樂性豐富飽滿, 內在議題又細緻深入; 客家話的吟唱帶來在地的親切感, 歌詞的凝練和音樂的實驗性又帶來一種意味深長的詩意。正如台灣知名的樂評人馬世芳所說, 這二人的音樂在意識形態與美學高度之間, 拿捏出一個平衡。而經歷幾次改變, 交工樂隊演變成現在的生祥樂隊, 加入了日本吉他手大竹研、貝斯手早川徹、打擊手吳政君等人, 用台式民謠搖滾唱出土地的歌, 成為台灣的獨立音樂圈一道特別的風景。

做音樂就像做建築

樂隊2016年的新專輯《圍庄》, 則聚焦於石化工業對環境的影響。鍾永豐跑前期的田野調查, 深入了解當時的「反國光石化」運動, 又造訪六輕(第六套



林生祥 攝影：劉振祥 山下民謠提供

輕油裂解廠) 附近被稱為「癌症村」的彰化台西村, 寫下一組歌詞交到林生祥的手上。「2014年的4月, 永豐就把所有的歌詞給我了, 到了2014年底, 我突然想, 我年輕時的觀念雙唱片規格, 居然到我職業生涯15年的時候都沒有想要去挑戰它。以我的年紀, 再不做可能就沒有機會做了。於是我和永豐說, 有沒有可能去挑戰一次概念雙唱片? 因為我們都沒有看過那個風景。他說好, 再補了幾首歌詞給我, 我又把覺得太長的歌詞切成幾首單歌, 就這樣拓展出了18首歌。」

林生祥說, 做音樂就像做建築, 要想音樂不垮掉, 支架就要夠牢固。「建築變大了, 我的支撐要更強壯才好, 除了我以往慣用的傳統的元素, 或者節奏的元素, 應該還要加入新的東西才行。」他把北管和龐克糅進音樂中, 既有廟宇音樂的鄉土味, 又有龐克的「髒和兇」, 編曲的複雜度幾倍增加。

編曲複雜, 話題沉重, 林生祥一直提醒自己要冷靜處理, 「唱得疏離些」。歌曲中一個個常民的生活就這樣被娓娓道來。

問林生祥創作《圍庄》時遇到的困難, 滿以為會聽到藝術家類似「思緒卡住」等回答, 卻沒想到聽到了「一個酒友的苦與樂」。

乾杯!

話說, 在創作專輯的幾箇月中, 他剛好獲邀到英國去做個人演出。「我很喜歡蘇格蘭的威士忌, 覺得酒中的藝術就是單一麥芽威士忌, 於是去演出前就下定決心, 要把所有的演出費全部散在威士忌上面。」(噢, 這故事的走向……)「一個愛丁堡的朋友就帶着我從倫敦一直喝到愛丁堡,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每天都找新的酒來喝, 沒喝過的一定要喝到就對了。」到了最後一天, 美醞釀的他錯過了愛丁堡到倫敦的飛機, 只有再掏腰包重新買機票, 一直微醺到台灣。「這真是我夢寐以求的行程啊。」他笑着說。

回到台灣還沒完, 昏昏沉沉地調時差, 完全不想工作。樂隊中的貝斯手早川徹想要參與寫曲的過程, 專程到台北兩個禮拜要和他一起工作, 沒想到被他拉着放懶了整整一周, 什麼也沒寫。「後來他和我說, 拜託你來工作好不好。那幾乎是一個哀求的眼神, 我趕緊說: 『我答應你, 從今天開始努力工作!』」他大笑。一股勁兒地工作, 歌曲很順利地完成了。結果……

「寫完後好高興完工了, 我想, 明天才錄 DEMO 嘛, 今晚就來喝一杯。結果第二天一看, 噢, 這個稿子我昨天怎麼寫的? 完全忘記! 這樣的歌大概有三、四首吧, 只有又重新寫。」林生祥笑得停不下來, 我卻好奇早川徹當時該是什麼樣的表情!



謝幕 攝影：劉振祥 山下民謠提供



生祥樂隊演出中。 攝影：劉振祥 山下民謠提供



林生祥彈奏貝斯。 攝影：劉振祥 山下民謠提供

週末好去處

賽馬會街頭音樂系列 #100

第100屆香港街頭音樂, 特地遠道從蘇黎世請來 Odd Beholder 及 RizzoKnor, 他們將與本地演奏家劉子正 (Born Lau) 及原創樂隊麟角樂團 (The Majestic G) 同



台演出。中提琴家劉子正完美精細的演奏備受讚賞, 曾於世界不同地方獨奏及參與室內樂演奏。進取的正最近更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舉辦慈善音樂會籌募捐款。二人組合 Odd Beholder 的音樂往往由最簡單的元素出發, 由詭異的實地錄音、Barebones 電鼓及手動合成聲拼合交響, 編奏簡約、令人擴闊耳目的音樂旅程。麟角樂團 The Majestic G 是一隊充滿實驗風格的放克 (funk) 音樂組合, 成員都是接觸音樂多年的活躍音樂人。他們着力融合流行、爵士、搖滾、古典音樂和傳統中樂等, 創作獨特音樂。前稱「The Grateful Dead of Disco」的 RizzoKnor 把迷幻風格完美注入混合多類電子純音樂 (Techno) 及搖滾樂。出神的音樂演出, 會令聽眾無一不閉目, 緊隨音樂忘我起舞。

時間: 10月21日 下午4時至7時30分
地點: 香港藝術中心

作曲家高世章 講座分享創作之路

著名作曲家高世章將於10月27日應香港演藝學院之邀請, 帶來校長傑出專業人士講座系列之「Blue Monkey -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分享他多年來的創作之路, 如何以創意與想像力, 追求卓越。



高世章擅長電影配樂、為音樂劇作曲, 亦有擔任音樂劇之總監工作。他憑電影《如果·愛》先後獲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亞太影展及香港電影金紫荊獎最佳歌曲及音樂獎, 亦曾為張學友音樂劇《雪狼湖》國語版出任音樂總監。

時間: 10月27日 下午4時
地點: 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免費入場
登記: <http://goo.gl/KRCAhh>

OCT-LOFT 國際爵士音樂節 中國傳統音樂點亮全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熊君慧) 由華僑創意文化園主辦的第七屆 OCT-LOFT 國際爵士音樂節, 於10月11日至29日在深圳舉行, 邀來15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25支演出隊伍, 帶來包括演出、講座、分享會、放映四個主要環節的活動, 為廣大樂迷帶來長達19天的視聽盛宴。

本次爵士節單元豐富, 看點多多, 其中最受人矚目的莫過於三組內地樂隊, 他們的演繹讓古老的中國樂器散發出迷人的韻味。

10月13日的音樂會上, 自由音樂人、吹奏樂手老丹在傳統竹笛演奏中融入實驗、噪音和自由即興; 多樂器演奏者、先鋒音樂家歐慶則用簡單的編曲和夢囈般的低吟, 創造出一個詩化的世界。10月27日, 來自古琴世家的曾成偉和曾河父子又即將為觀眾送上精彩的古琴講彈會。

曾成偉, 古琴演奏家兼製琴人, 當今琴壇最具代表性的蜀派琴家之一, 深得蜀派古琴特色亦具備相當個性化的演奏風格, 琴風穩健豪放、實而不華, 音色淳樸清麗, 下指穩重而乾淨利落, 無一絲俗氣。曾於內地最知名、最早的發燒唱片公司——雨果唱片旗下發行專輯。曾河, 曾成偉之子, 九歲隨父習琴, 自幼薰陶在濃厚的古琴氛圍中, 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四川音樂學院, 深厚的家學淵源及系統的學院教育使曾河擁有出色的演奏技藝和音樂素養, 為目前琴壇矚目的青年翹楚。此番父子同台, 令人期待。

除了國樂好手, 本屆爵士節強大的國際陣容亦不容小覷。作為著名的巴西四重奏組合, Balaio 由四位巴西音樂家組成, 他們嫻熟的節奏掌控和音樂技巧, 將原汁原味、風味濃烈的巴西音樂表達得淋漓盡致。而在爵士、R&B 和搖滾樂圈發展四十年的著名小號演奏家、作曲家 Randy Brecker, 早已手握6座格萊美獎項, 他駕馭起各種音樂風格更是隨心所欲, 信手拈來。此次, Balaio 中四位活躍於國際舞台的音樂家, 再加上才華橫溢的 Randy Brecker, 組成了擁有格萊美實力的「Balaio invites Randy Brecker」。另外, 擁有獨特迷人嗓音的丹麥情歌王子 Mads Mathias 亦來到深圳, 被譽為「具有國際水準的丹麥頭號爵士男歌手」的 Mads, 其音樂帶著永恆的搖擺經典的味道, 流暢悅耳, 深沉而不失幽默, 情感表達細膩而浪漫。

比起往屆, 本次爵士節邀請了更多年輕的樂隊。丹麥爵士口琴演奏家 Mathias Heise 帶來了他的四重奏; 來自荷蘭鹿特丹的器樂融合爵士樂隊 Martyri, 有著深沉扎實的 groove、緊湊的和聲、扣人心弦的 solo 以及恰到好處的編排, 同時還引入弦樂和古典打擊樂的質感, 活力十足; 以色列三重奏樂隊 Buttering 三重奏, 厚重的節拍、飽滿的低音加上甜蜜的歌詞, 創造出精緻獨到的新靈魂, 他們的音樂現場彷彿一次迷幻之旅, 妙趣橫生。此外, 來自瑞士清新夢幻的流行二人組合 Odd Beholder、立陶宛的時髦電子樂隊 Sheep got waxed, 都讓人眼前一亮。

浦契尼的變形歌劇

浦契尼的晚期作品, 創作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三聯劇」(Il Tritico), 最近由香港歌劇院的年輕歌唱家們演出了其中的《修女安潔莉卡》和《賈尼·斯基基》, 成績雖不突出, 但給擔任群戲的多位獨唱角色提供了初試啼聲的經驗, 也讓觀眾對歌劇在香港的普及發展有一個新的認識。

這是兩齣獨幕劇, 請來的導演是中國國家大劇院的導演沈亮女士, 可惜的是, 看似簡單短小的兩部獨幕劇其實卻是三百年意大利歌劇的最濃縮「奶酪」, 其接近變態的幽暗心理和回歸初始的反智傾向乃企圖向十六世紀以前的威尼斯致敬, 實在是一個中國導演難以輕易駕馭的「重口味」作品。

上半場的《修女安潔莉卡》是半舞台式演出。此劇極為簡單, 現實地呈現了修道院裡的一群修女春光激盪而又瑣碎

的日常生活, 然後一位公爵夫人前來探訪, 與一位貌似沉靜安嫺的安潔莉卡修女會面, 待她離去後, 悲劇驟然發生: 修女獲知, 她的私生子兩年前因高燒夭折了。浦契尼在此給修女寫了一大段痛不欲生的詠歎調, 她直接與死亡的孩子對話, 以一種迷曠的狀態, 然後服毒自殺。在死亡到來的時刻, 舞台上出現已經七歲的孩子, 他與母親幸福甜美地相會了。

可以說, 浦契尼從第一部成功的歌劇《瑪儂·萊斯考》(1893年) 開始, 所擅長描述的女性面對愛情和死亡的心理活動(《波西米亞人》)的咪咪, 《托斯卡》的女主人翁, 蝴蝶夫人本人, 《杜蘭朵》的柳兒), 到此次達至死亡的黑暗結局, 但是是用更加駭人的超自然異像! 托斯卡尼尼不久之後從 La Scala 歌劇院的「王位」上自我放逐, 便是與浦



將背景搬到民初上海的《賈尼·斯基基》 香港歌劇院提供

契尼的這種「江郎才盡」大有關聯。(三聯劇中這次沒有演的《外套》更加黑暗絕望。)

所以, 《賈尼·斯基基》這樣一部幾近鬧劇的喜歌劇, 竟然出自一向細緻典雅、永遠衣冠楚楚的浦契尼的筆端, 這本身就是一次人格分裂的藝術裂變。導演這一回把握住了音樂上明顯的宣示: 變態或病態其實是人世間的常態之一, 為了分到金錢財產(遺產), 人類可以反智到如此地步! 舞台上的演員臉上畫

音樂正揭示了一個良知瀾爛、貪婪無止境的後資本主義時代。

幸好, 青春和愛情, 儘管在這裡如曇花一現, 當「我親愛的爸爸」的旋律一起, 浦契尼的秀美甜蜜再次證明了他的意大利歌劇詠唱的頂級功力。A角劉卓昕柔美秀麗, B角林穎穎爽朗華麗, 加上演安潔莉卡的鄭曉齡嘹亮大方, 香港的「悅目三星」表現亮眼, 她們三人的演唱支撐了兩部劇的利那光輝。 文: 蕭威廉